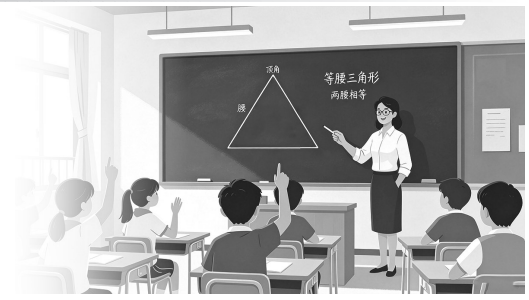
课堂显微镜

公开课上的“化险为夷”



长沙市长郡外国语实验中学 温小英

有老师热爱上公开课吗？很遗憾我身边并没有！上公开课一直是我的“心头怕”，怕时间紧张、怕课堂没亮点、怕学生不配合，而最让我害怕的还是课堂上突然思路中断。所以，公开课上我一般不突发奇想，尽可能按备课的思路走。可在最近一次中考一轮复习公开课上，我还是在熟悉的内容上遭遇了意外，也意外收获了一次“化险为夷”的成长。

我执教的内容是《等腰三角形》，重点讲解一个常见构图：角平分线、平行线和等腰三角形三者“知二推一”的关系。备课时，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最常用的推理上——由角平分线和平行线推导出等腰三角形。为了让学生完整理解“知二推一”，我也顺带备了第二种推理：等腰三角形加平行线推出角平分线。这两种情况都比较简单，平时教学中也经常用到，我便想当然地认为第三种情况也大同小异，没有深入细致地提前推演，为课堂意外埋下了伏笔。

课堂上，我顺利讲完第一种推导，学生初步理解了基本思路。为了让他们真正明白“知二推一”的含义，我临时决定把三个条件全部呈现出来，并随机抽取其中两个，引导学生推导第三个。我选择的是“等腰三角形＋角平分线”，要推出的结论是平行。可当我把条件标注在图形上时，心里突然一紧——我竟一时没有快速找到证明思路。

若是平常课堂，我完全可以放慢节奏，让学生先思考，自己也同步梳理。但这是公开课，时间紧、环节紧，听课老师在场。尽管内心慌乱，我仍努力保持镇定，对学生说：“请大家独立思考，试着寻找证明方法。”

我把目光投向几位平时思维活跃的学生，可他们也是一脸困惑。就在我准备快速调整环节、寻找突围路径时，意外出现了：一位平时成绩并不突出、也很少主动发言的女生，低着头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我赶紧请她站起来分享，她有些羞涩地说：“可以用外角等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和……”

就是这句提示，让我瞬间打通思路。我顺着她的方法，一步步引导，完整、流畅地完成了推导。原本可能出现尴尬停顿的课堂，反而因为这次真实生成、意外转机变得更加自然、生动、深刻。

育人手记

被一杯水治愈的上午

常德市鼎城区永安小学 汪琴

预备铃在走廊尽头响起，我抱着课本匆匆赶往教室。晨光斜照在第四级台阶上，一个小男孩独自坐在那里，双手托腮，眼神直直地望着我来的方向。

我下意识皱起眉：“上课了，赶快回教室。”

他慢吞吞地跟在我身后，却依然固执地站在教室最后面。我刚要开口，旁边有学生小声提醒：“老师，您不用管他，他从来不听老师的话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扎了一下。我提高声音，让每个孩子都能听见：“谁说他不听话？刚才我要他进教室，他不是马上就进来了吗？现在我要他坐好，他一定也会坐得很好。”话音未落，那个小小的身影已经端端正正地坐下了。

“你们看，”我的声音柔软下来，“他明明是我们班最乖的孩子。”我蹲下身，平视着他的眼睛，“这节课，你愿意坐到最前面来吗？”他用力点头，嘴角扬起一个羞涩的弧度。

课堂上，我讲解“渴”字，随口说了句：“今天连上几节课，老师有点渴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立即举起自己的水杯，小心翼翼地递到我面前。那双眼睛里盛着满满的期待，仿佛在献出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。

“你想把水给老师喝吗？”我轻声问。“那我太幸福了，”我接过水杯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，“谢谢你，宝贝。”转身对全班说：“老师看人最准了，他就是最棒的孩子。”

当我表扬其他坐得端正的小组时，他紧张地拽着衣角：“那我呢？”声音里带着不安，也藏着期待。

“你啊，”我摸摸他的头，“你是全班最认真的。”

整节课，他都保持着这种饱满的热情，认真听讲，积极回应。

治班锦囊

当“江湖义气”遇上班级责任

□ 陈怡雯

初一开学不久，我便发现小军颇有“江湖地位”，身边总围着几个男生。每次惹事，他都有原则——绝不“供”出同伴。但他又非常热爱劳动，大扫除总抢最脏最累的活。他的热情与担当，偏偏用错了地方。

那天大课间，小军又惹事了。我把他叫到办公室。

“是谁告诉你这件事的？”沉默。“当时谁跟你一起去的厕所？”依旧沉默。“如果今天对方动了手，或者受了伤，你要负什么责任？”他终于开口：“我有分寸，不会闹大。”

我知道撬不开他的嘴——他是在用他的方式“讲义气”。我不再追问，只指了指墙角新到的作业本：“去帮我把这些搬到教室，叫两个人帮忙。”他愣了一下，几分钟后带着两个男生搬走了。

他回来交钥匙时，我随口问：“刚才那两个人，是你叫的？”他犹豫：“是我叫的。”“那如果他们不来呢？”“那我就自己搬，多跑几趟。”我点点头：“所以你看，真正的兄弟，是在你需要干活时撸起袖子帮你的人，而不是在你要打架时站在身后喊‘上’的人。”他怔住了。

此后，我开始有意识地将他的“江湖气”往正道上引。班级重新排值日表，有三件苦差事没人愿干。我把小军叫来，没有直接指派，而是问他：“你觉得这几个活儿让谁干合适？”他扫了一眼名单：“这几个人肯定不愿意。”

第二天，他递来一份新名单。那三个岗位，他安排给了平时最铁的男生，自己负责督促和兜底——谁请假他顶上。“他们愿意吗？”“一开始不愿意。我就说，这是给班级干活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褪去了桀骜，眉眼间透着质朴。

小军的转变，让我重新审视那些所谓“问题学生”背后的逻辑。他讲义气，何尝不是一种忠诚？他容易上头，何尝不是一腔热血？他抢着干活，这又何尝不是内心深处想被看见、被需要的渴望？

教育最难的，从来都不是居高临下的纠正，而是平视，看见一个学生行为背后真实的动机，看见他身上那些被掩盖的光芒，然后，温柔而坚定地把那些光引向该去的地方。

美育随笔

把美种在泥土里

隆回县三阁司镇中心小学 范艺萱

2012年，我来到隆回县三阁司镇中心小学任教。那一年，校园里添了几间新教室：美术室、音乐室、图书室。

我学的是书法教育，手里捧着美术教师资格证，心底藏着一片关于色彩与笔墨的田野。可站上讲台，手里拿得最多的，是语文书。那些年，美术课也有，只是像一株种在角落的植物，阳光总照不到它。

后来，“双减”来了，课后服务启动了，我带着孩子们走进书法社团。起初没几个孩子来，我便从每个班请来一两个，凑了二十来人，一笔一画，慢慢地教。一节课下来，他们终于写出了一个工整的“一”字。

以前的美术课，画里的太阳必须是规整的圆形、耀眼的金黄，不许染成浅蓝，不许画成扁圆。线条画歪了要擦掉，构图偏了要重来。现在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画完了，他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：“你看我这个颜色”“你这里好特别”。他们找彼此的特别之处，说自己笔下的故事。

美术课也不只在教室里了。我们去捡落叶，看秋天怎样把叶子染成金黄；蹲在草丛边，看蜗牛慢慢爬；站在操场上，看春天一点一点爬上枝头。画什么也不照搬课本，就画日日看见的东西——家门口的老树，田埂上的野花，奶奶养的芦花鸡。日子是什么样，画便是什么样。



这些年，我教过很多科目，身份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可心里那支热爱美育的笔，始终未曾放下。如今，我终于踏踏实实地站在美术教室里，带着孩子们写字、画画、看春天。

窗外的树叶绿了又黄，美术室里的画换了一批又一批。那些画上，有歪歪扭扭的太阳、有蓝色的小狗、有长着翅膀的房子。它们不完美，但它们是真的，就像这个镇上每一个孩子的心——干净、透亮，装得下整个春天。